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 罗伯特·希勒 本杰明·弗里德曼 戴维·怀特·珀金斯 尼古拉斯·拉迪 罗伯特·基欧汉

John Kenneth Galbraith Robert J. Shiller Benjamin Friedman Dwight Perkins Nicholas R. Lardy Robert Keohane

詹姆斯·基布尼 大卫·兰普顿 诺姆·乔姆斯基 约翰·科廷 阿兰·韦伯 杰弗里·雷伯特

James Gibney David Lampton Noam Chomsky John Kotter Alan Webber Jeffrey Rayport

维克多·卢姆 胡安·恩里克斯 威廉·杰茨曼

Victor Vroom Juan Enriquez William Goetzman

Turning *era* 转折年代

美国著名学者眼中的世界走向

许知远 著

Turning *era*

转折年代

美国著名学者眼中的世界走向

许知远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转折年代:美国著名学者眼中的世界走向/许知远著.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11
ISBN 7-213-02521-X

I.转… II.许… III.国际形势-研究 IV.D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7149 号

转折年代——美国著名学者眼中的世界走向

许知远 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激光照排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出版学校印刷厂
(杭州市龙驹西路)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17.7 万
插 页 2
印 数 1-15000
版 次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3-02521-X
定 价 1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蓝狮子”的话

狮子在丛林里逡巡，留下清晰或者杂乱的脚印。某一个清晨，它们不约而同地聚集到一个地方，决意共同去探索一种理想。

这是一片广袤幽深、不无陷阱和荆棘的丛林。但每当太阳从东方升起的时候，陈腐的气息总是可以被新鲜的、向上的朝气驱散，让新的希望与活力萌生。

我们聚集到一起。我们的社会职务各有不同，但却扮演着一个共同的角色：中国财经世界的观察者。

我们的理想，可以简单地描述为：在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走向现代化、国际化的进程中，以写作和出版的形式，对形成健康的财富观念、商业伦理和管理文化有所助益。

我们被这种理想所感召。正是在这种理想感召下，“蓝狮子”财经丛书诞生了。

“蓝狮子”是针对快速成长中的中国财经阅读市场而构思的一个图书品牌。它由一批新锐的本土财经作者共同倡导和建立，并与贝塔斯曼亚洲出版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

“蓝狮子”也是为了激励和服务更多优秀的财经作者而建立的一个开放性的平台。它将与一批中国优秀的出版机构,以及许多有远见的营销机构紧密合作,共同创造以诚信为基础的出版平台,努力发掘并培育本土的财经出版资源。

我们深信,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财经的力量终将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主导力量。

“蓝狮子”将伴随着这一股力量的成长,观察财经世界的风云,努力有所发展,有所传播,有所贡献。

以理想为旗,2002年10月,“蓝狮子”生于中国,正式启程。

发起作者:

秦 朔 (《南风窗》总编辑,《美国秀》、《大变局》等书作者)

吴晓波 (新华社记者,《大败局》、《穿越玉米地》等书作者)

胡 泳 (著名财经评论家,《海尔中国造》等书作者、《数字化生存》等书译者)

赵 晓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有学术著作数种和大量财经随笔)

刘 韧 (《知识经济》总编辑,《知识英雄》、《企业方法》等书作者)

刘洲伟 (《21世纪经济报道》常务副总编辑、《非常原始积累》等书作者)

“蓝狮子”电子邮件:blue-lion@vip.sina.com

自序：我们该如何描述世界

描述世界的工作令人兴奋却又心力交瘁。

大约2500年前，希罗多德独自乘船沿黑海海岸旅行。他在巴比伦留下了足迹，与埃及的神庙祭司谈话，并沿尼罗河而上，误以为多瑙河正是它的延续。他还见到了波斯战场的白骨与仍年轻的狮身人面像……

希罗多德留下的《历史九卷》鼓舞了爱德华·吉本前住意大利凭吊古罗马帝国的兴亡，引起了雨果与福楼拜对于东方的迷恋，并激发了一代代后来者描绘世界的激情。在儒勒·凡尔纳的想象中，一个人乘坐热气球用80天环绕地球，实在是一件壮举，整个19世纪的欧洲沉浸在这种探索的乐趣之中，对非洲、亚洲、天空与海洋的征服令他们无比自信。但拥有了火车与轮船的旅行者并未比希罗多德更清晰地理解世界。自从哥伦布的大胆冒险以来，世界变得越来越庞大与复杂，不同区域的人们仿佛生活在错乱的时空中，当《纽约时报》的记者在19世纪末发回关于晚清帝国的报道时，这的确令人难以置信。

对于22岁的英国青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来说，1906年是个令人心醉的年份。他刚刚从剑桥大学毕业，开始平生第一次独自旅行。他无须护照可以在欧洲畅通无阻。他发现在任何

地方都能找到舒适的旅馆，随身携带的金币可以按汇率兑换成当地货币，四通八达的交通减轻了劳顿之苦。像他的很多欧洲同龄人一样，凯恩斯是自由贸易与全球化的信仰者。出版于1911年的《伟大的梦幻》是当时欧洲最著名的著作，作者罗曼·安格尔得出这样的结论：爆发世界性大战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因为世界正变得如此紧密相连。

为这种乐观精神作证的一个微小事例是，伦敦的居民可以在1911年的某天，一边喝下午茶，一边打电话订购世界上任何产品，并且可以将自己的财富投资在非洲的矿山上，或上海的洋行里……当然，凯恩斯不知道一个名叫列宁、常常泡在日内瓦的咖啡馆里的俄国人在想什么，也不知道中国的孙中山为什么总在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起义，或是中东苏丹们的后宫生活……

在欧洲看似平静的表面下，酝酿着将波及整个世界的动荡，包括欧洲国家间的利益争夺。在出版于1919年的《和平时期的经济后果》中，凯恩斯写道：“这是人类经济进程中多么辉煌的一段啊，却在1914年的8月接近尾声……”在凯恩斯的笔下，世界似乎仅仅是欧洲，而人类也仅仅是欧洲人，因为对于亚洲与非洲人来说，20世纪初的岁月充满着屈辱与灾难。

2001年9月11日给世人的震惊程度类似于1914年的8月。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西方世界沉浸于全球化运动的欢乐之中，像当年的凯恩斯一样大的年轻人拥有比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更便利的条件，万事达信用卡比金币更实用，麦当劳的口味四海一家，当年的希罗多德穷尽一生的路程，他们用上几个小时就完成了。地球似乎正在变小，人们只需要20个小时就可

绕上一圈。互联网就像女巫手中的水晶球,你想知道什么,它就会立刻告诉你,而资本与技术的全球性流动比拿破仑的军队更势不可挡。

但是,我们比四处猎奇的19世纪的冒险家们更了解世界了吗?是的,很多人目睹了年轻的dot-com新贵们的奇迹,也喝着百事可乐,穿着阿迪达斯运动鞋,读着哈佛商学院的案例教材,但这仍仅仅是世界的一小部分。而很少有人注意被遗忘的非洲的种族仇杀、塔利班政权的暴政、东欧的痛苦转型、巴勒斯坦人的悲惨遭遇以至绝望……即使对于被视作全球化原动力的自由市场精神或是美国制造,我们同样知之甚少,就像埃及人将麦当娜的裸露当作堕落的美国精神一样。我们同样不理解历史的延伸感,而将表面化符号看作一个国家的基础。对于这一点,塞缪尔·亨廷顿的提醒无疑是必要的——是大宪章而非大麦克才是西方文明的基础。

与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一样,“9·11”事件使人刻骨铭心。正是纽约那两座代表现代商业文明成就的大楼的倒塌将世界推入了令人备感折磨的不确定性中,先是恐怖主义,如今核战争的阴云正卷土重来。毫无疑问,我们不能确定自己是否比希罗多德更了解这个世界,但可以确认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比前人更加相互依存的世界。

在公元前2500年的时候,亚洲与欧洲几乎不可能发生关系。在凯恩斯时代,欧洲国家间的战争不需要顾及亚洲人的情感。但是现在,一切都变得彼此相连,这迫使我们必须以更宽阔的眼界与更坚韧的耐性来了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与迥异的人群。

我们同样选择了美国作为“全球视角”系列采访的第一站。不管这个国家的傲慢多么令人生厌，它依旧是我们现实世界中无法回避的国家，是影响我们世界的政治、经济与安全的最重要力量。自哥伦布之后，到达美洲的人不计其数，但只有那个叫托克维尔的法国青年贵族看清了美国精神。他写作的《论美国的民主》是外国人与美国人自己理解美国的经典，尽管他仅仅在那里生活了九个月。我们的榜样就是托克维尔，尽管我们私下都承认自己的才智与他相去甚远。

每一代人都迷恋于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歌德在拿破仑曾经叱咤的战场上感慨不已，吉本在帕台农神庙前追忆往昔。后现代的遗忘感使我们站在世贸大楼的遗址前竟然恍如隔世。从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到1991年的苏联解体、1995年的dot-com风潮、2001年的“9·11”事件，在过去12年间，历史的震荡同样令人吃惊。

震荡之后的世界将以何种面貌出现？它是这次采访的主题，这一过于空泛的主题可能使我们将要进行的采访略显庞杂无序。像习惯性做法一样，我们将会见美国一些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我们总是着迷于中美之间误解的根源。对此，美国尼克松中心的中国研究部主席大卫·兰普顿先生、布鲁金斯学院的高级研究员拉迪先生、哈佛大学的珀金斯教授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们在目前的中美关系问题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是中美关系听证会上的关键人物。当然，我们更着迷于国际关系的变迁，著名的《外交政策》杂志的主编基布尼先生将就此回答我们的问题，而国际关系领域权威人物之一的罗伯特·基欧汉先生将为我们解释霸权主义之后的国际形势。在dot-com运

动与安然公司破产之后，美国的新经济与股票市场在发生怎样的变化，耶鲁大学的罗伯特·希勒教授（他因写作《非理性繁荣》而成为最著名的商业思想家之一）将告诉我们他们的判断。令我们最为吃惊的是，已经94岁的经济学家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是罗斯福时代的物价局副局长，曾与熊彼特一同在哈佛共事，与亨利·卢斯共同编辑《财富》杂志。他还是肯尼迪的密友与当时的驻印度大使，写作了经济学名著《新工业国》。这位像彼得·德鲁克一样多才多艺的文艺复兴式人物，将为我们回忆20世纪的历史变迁、伤痛和光荣……

当然，许许多多促使世界变化因素的不确定性可能会打乱我们的原定计划，也可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当希罗多德出发时，他抛弃所有成见，只带上发现的眼睛。同样地，我们力图让这次采访变成一次伟大的心智之旅。我们甚至不喜欢所谓的“实用性”与“接近性”，因为我们不仅需要“实用指南”，我们更需要了解世界的本来面目。正如我在开头所说的，描述世界本身就足够激动人心的了。

本次旅美采访始于2002年3月初，于4月下旬结束。

目 录

1

自序：我们该如何描述世界



1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我是最后的幸存者



21

罗伯特·希勒：非理性繁荣之后



37

本杰明·弗里德曼：错误正在重复



51

德怀特·珀金斯：重思亚洲价值观



71

尼古拉斯·拉迪：未完成的经济革命



91

罗伯特·基欧汉：正在转型的历史



109

詹姆斯·基布尼：“9·11”之后的全球化



127

大卫·兰普顿：以现实主义精神驾驭21世纪
中美关系



145

诺姆·乔姆斯基：令人绝望的中东政策



159

约翰·科特：动荡时代的商业领袖



179

阿兰·韦伯：革命仍在继续



199

杰弗里·雷伯特：商业变革并未陷入困境



211

维克多·卢姆：告别等级制度时代



225

胡安·恩里克斯：欢迎进入勇敢的新世界



241

威廉·杰茨曼：美国股市最健康

253

跋：美国传统与我们的世界

264

致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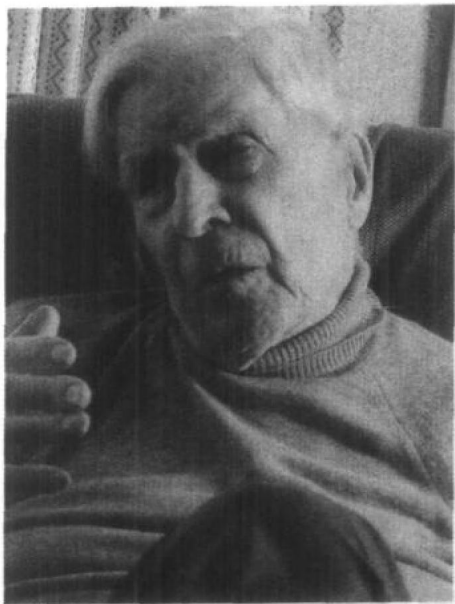
266

说明

我是最后的幸存者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

加尔布雷斯还总结了政治生活的种种魅力,比如政治所提供的舞台比现实生活更辽阔;政治家们总是将自己扮演成更强大、公正、诚实的人;政治还像体育比赛一样具有观赏性;此外政治还满足人们的幻想需求,因为政治人物总觉得自己正在改变世界……



John
Kenneth
Galbraith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

在美国的经济学家中，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的论述总是广受关注：他总是率先提出新的说法，从而使得那些与他进行论战的人显得很愚蠢。他迄今完成的38部著作中，《富裕社会》、《自满的文化》、《新工业国》是最有影响的力作。他于1908年生于加拿大，后移民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罗斯福政府物价局副局长，后在《财富》杂志担任编辑。1949年就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至今，其间于1972年出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

定义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的身份正如认定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职业一样困难。你该如何说明后一个约翰？不错，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改变了经济学的面貌，他是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但他还以同样的热情加入战时的英国政府。丘吉尔用演讲与军队对抗德国，而他则为战争支付账单，并以伟大政治家特有的眼光帮助组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确保了战后全球经济的稳定。然而那个在布鲁斯伯里团体中，与弗吉尼亚·伍尔夫、斯特累奇、萧伯纳一起讨论文学、品评人物的凯恩斯同样不容忽略。在战时访问美国时，他依旧不忘参观纽约的芭蕾舞团，因为他是英国最著名的艺术团体的管理人之一。他是个从不懈怠的作家与编辑，他的那些人物素描令人难以忘怀，他在1919年所著的政治评论集《和平时期的经济后果》是当时的畅销书，他还编辑着令人尊敬的《经济学》杂志……

与凯恩斯一样，加尔布雷斯是文艺复兴精神的真正传人，他也管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美国物价管理局，是从罗斯福到肯尼迪再到约翰逊政府的高级顾问，并在20世纪60年代初出任美国驻印度大使，是民主党的元老级人物之一，要不是已经太老，他肯定会在克林顿政府中任职；他还在哈佛、斯坦福、伯克利等大学教授经济学与政治学（他最出名的一个学生是另一个著名的约翰——约翰·肯尼迪），他写作的三部曲《丰裕社会》、《新工业国》与《经济学与公共目的》奠定了他在经济学领域非主流却又影响深远的地位（一些人还称他是新制度

经济学的代表人),并为他带来了苛刻批评者的名声。当然,最让他着迷的依旧是写作,在过去的50年间,他几乎每天都尝试写点什么,在《财富》做编辑的经历使他的写作水平无可挑剔,亨利·卢斯(《时代》、《生活》、《财富》的创办人)坚持说是自己教会了加尔布雷斯写作。他写作的范围广泛得令人费解,除了严肃的经济学著作外,他还出版了小说与剧本,其中一部被搬上了百老汇,版税超过了他多年来当教授的收入总和。他还具有一种令人敬佩的幽默感与嘲讽精神,这一点使他看待世界的方式永远与众不同。他是个天生的“非正统”的人,常常对抗滑向危险的主流意识形态……

“伟大人物的第一印象常常令人失望”,加尔布雷斯在回忆录中说,“只见过丘吉尔两次,他又矮又胖,除了那张阴沉的脸和雪茄烟,他在其他方面没给人留下什么深刻印象”。而“如果伍德罗·威尔逊和哈里·杜鲁门混迹于人群中,根本没人会注意他们”。但是,加尔布雷斯本人则几乎从不让人失望。稍微令人遗憾的是,当2002年4月10日我们出现在坎布里奇的弗兰西斯大街30号时,加尔布雷斯因为不久前的骨折而只能坐在电控的椅子上,我们无法目睹他传奇般的身高——整整6英尺7英寸,这令著名的高个子戴高乐在1963年又惊又喜——“竟然有人比我还高”。

椅子无法承载他巨大的身躯,他的右腿跷在左腿上,皮鞋光亮,我不能说他的面孔依旧年轻,但洋溢于其上的活力,让人难以相信它属于一位94岁的老人。年龄与身体(他最近还遭受了肺炎的折磨)的现实使他的头部明显倾斜,他的听力也正在下降,我们必须不断提高讲话的音量,才能减少误解。但这